成就與酬勞劃不上等號

談中國大陸的「走穴」運動（之一）

劉曉慶車禍

剛過十年以來，中國大陸掀起了一股「走穴」的熱潮，這個「走穴」熱潮為墨守成規的中國文藝界以及全國各地死氣沉沉的舞台帶來了生氣勃勃的春天。

「走穴」實際上是指有酬勞的登台演出活動。「走穴」是在演出團中這種活動的綽號及「愛稱」。

「走穴」運動自誕生以來，一直就受到各種各樣的批評。人們出於不同動機，對「走穴」進行不停地歪曲和攻擊。在這些强大的輿論及強對平均主義的影響下，中國老百姓對「走穴」運動及參加「起穴」的演員存在着很深的偏見。

而我自己，對「走穴」從偏見到接受，從接受到認識，了解並參與，我是非常贊成，並且肯定「走穴」的。我認為，「走穴」是中國文藝界在改革開放中應運而生的一項最有意義、最有成效的革命運動。

最窮的藝術家

中國的藝術家是世界上最窮的藝術家。「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原則從來沒有在中國文藝界得到體現。傑出的藝術成就從來不會與金錢劃等號，而時常是反比。

在中國大陸文藝界，絕大部單位都戴帽靠邊，大多數都人浮於事，累死的總是少數人。工資的多少及住房的間數按工齡的長短來決定。日常發生的情形是幹得很多的人工資最少，而什麼都不幹的人工資最多。幹不幹都是一個樣，幹還不如不幹。很多文藝單位本來演出機會就有限，僧多粥少，好多演員不僅沒有實踐及發揮的機會，也沒有工作的積極性。

我就從沒有因為拍電影賺過錢。

從一九七五年開始，到今年一九九一年已經是十六個年頭了。我參加拍攝的影片六多數都是中國本年度最受歡迎的就是最上座的影片，為國家帶來了巨額的財富。可是我們拍電影的沒有酬勞。你參加拍攝的影片上座也好，不上座也好，通過也好，不通過也好，都與我們演員無關。你是主演也罷，配角也罷，拍三十部電影也罷，一部不拍也罷，都是每個月拿薪水，領你的工資一直很低。

為國家創造財富

在我拍電影以前，我是四川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畢業以後，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從學校分配到四川農村，成了一位帶薪的農民。那時候，我的工資是二十七元五角。

在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資拿了八個月之後，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因為是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按規定沒有工資，拿補貼費，每個月六塊七毛五，本來應該是六元錢，因為是女兵，多七毛五的衛生費。後來，由於我的積極努力，被提升為部隊幹部，也就是軍官，工資變為五十二元。

一九八〇年，我正式調到了電影製片廠。工資是五十六元，比軍隊裏高四元。最重大的轉折是在一九八八年。全國選拔尖子演員，獎勵全國的有傑出貢獻的年青電影工作者，我有幸被選中成為尖子演員，拿一級演員的工資，每個月一百八十五元。

我的家庭負担很重，我的家只有姐妹兩個，妹妹在法國唸書，家裏由我負担。我有九十多歲的外祖母。有七十多歲的父親母親，還有我妹妹的孩子在我家，外祖母、父母親均已高齡，父親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了殘廢，母親又多病，我妹妹的孩子們一家幾口，老弱病殘四世同堂，就我一個是青壯勞力。

我成名比較早。從電影《小花》開始，我就已經獲得「百花獎」「文匯電影獎」，「文化部優秀製作獎」等。以後的十幾年當中，觀衆對我一直都十分關心。我和我們這一代的電影工作者一起，譜寫了這一段時期的中國電影史，同時為國家創造了數不清的財富，可我們自己一無所得。

開銷不計其數

我們大陸的電影演員，都過着清寒的生活，我們有全世界電影演員的苦惱，却沒有他們的酬勞，儘管沒有他們的酬勞，却和他們一樣有着各種開銷，要買許多高檔名貴的時裝，以便出席不同的外交場合，要自己設宴款待來自世界各國的我們出國訪問時認識的電影界朋友，他們送給我的禮物要上交，而我在我五十六元的工資裏省吃儉用買禮物回送他們，由於逐漸被越來越多的親朋熟悉，我們不方便坐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要自己掏錢租車。另外，我們要買貴得驚人的化粧品、護膚……還有我們都要養家餬口。我們的經濟情況，可想而知。

劉曉慶在《風華絕代》劇中的一幕場合，要自己設宴款待

被譽為阿梅接班人

林憶蓮並不認同

歌手依各自路線發展難稱接班

林憶蓮的個人演唱會已告一段落，她精湛演出備受好評，更加被肯定譽為梅艷芳接班人，樂壇地位躍進一大步。

憶蓮沒有因此引以為榮，雖然樂壇朝暮不同時代有新歌手出現，但歌迷心目中偶像地位誰可代替，大家的成就是獨立而行，非是依着某些歌手路線發展，她亦如此，所以接班人說法是不對，況且阿梅在演藝歌壇貢獻沒人能夠取代。

憶蓮在演唱會收益成為焦點話題，她笑指，服裝及其他方面已花去一筆，所以實際收入所餘無幾，不過演唱會給她帶來豐富經驗與信心，了解到能力界限，這份滿足感比酬勞重要多倍！

早陣子，憶蓮埋頭應付演唱會，演畢，她睡個夠本，故此遠張學友亮相亞視慈善節目全然不知，所以不便置評。憶蓮認為做善事不該劃分媒界，應該一條心為善款籌款。

稍後她繼續宣傳唱片工作，本月底前赴昆洲參加工作，屆時許願會同行，有報道形容她倆感情撲朔迷離，憶蓮再次强調雙方是工作上好拍檔及好朋友。

她在美國大西洋城登台一站，契爺胡楓助陣担任表演嘉賓，由於對方有劇在身，只可參與一場演出，難得的拍檔，一定會帶來一份新鮮感。

發仔自掏腰包捐十萬

善款交無線轉新華社

藝進會下月義演悉數捐助華東

周潤發以私人名義捐款十萬元，透過無線方面轉交華東水災災民，昨日由董事邵逸夫代表接受善款。

發仔透過無線捐出善款，主要他出身無線，而藝進會一直將籌得善款交由無線代轉新華社。

發仔剛從外地回來，身在新加坡時已聞悉國內發生水災，其後知道災情嚴重，嚇了一跳。目前藝進會準備將下月三號舉行舞台劇《嬉春酒店》有關收益撥捐出來，相信可籌得十萬元。此外正考慮將加場的收入全捐出來，本周五便有結果。

有說發仔會出席早前亞視的籌款之夜，對此，發仔自言當時正在排練舞台劇，加上這是敏感話題，不宜多講，現在仍與無線有約，稍後他率領藝進會參與「忘我大匯演」，屆時拉隊義賣飲品及合唱《明天會更好》。

有人提議藝人與影迷合照籌款，拍一張照片必需捐款，發仔大力贊成，昨日立刻在電視城體驗，結果反應不錯，無線工作人員一擁而至，有些捐出十元及一百元不等，在十數分鐘內已籌得三百多元，成績不錯。

儘管外界都憂慮善款未必可直接交到災民手中，發仔認為大家不必有此想法，做善事是忘在參與，若存人借善款發財，必定得到上天懲罰，幸而大部分港人都抱着熱心，發仔更希望中國政府盡早替災民重建家園。

發仔透過無線捐出十萬元予災民由邵逸夫代接

邱月清工作按部就班不會太過性急。

林青霞首演話劇

完成多年來心願

影伶篇

林青霞原定廿七日要留在台北為哥哥的畫廊剪綵的，七日《忘我大匯演》的表演項目。

由於葉蒨文拍電影沒有時間排練《水漫金山》一劇，由青霞代替葉蒨文演出。所以青霞落機就要參加綵排了。她自己沒有練過北派功架的，她只有二日時間練習，青霞相信觀衆不會對她苛求的，青霞演出完畢便立即返台灣。

她表示自己是剛由歐洲返抵台灣，未正式休息過，便趕來香港了，她說是受演藝界人士熱情的感動。

青霞在歐洲期間遇到中國大陸畫家夏與冰，對方還替她畫肖像，她站立了五小時，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她極欣賞這個畫家的造詣。

青霞還透露自己終於可以實現演話劇的心願，原來她從影十多年了，一直希望可以演話劇。最近台灣一個話劇團的負責人賴聲川邀請她參與話劇《暗戀桃源》。青霞說自己担當的角色雖不是最重要，但她很喜歡，她謂自己首次演話劇不宜担戲太重，變得不適應。

林青霞演京劇會令大家耳目一新。

賑災節目對撼亞姐

亞視自稱有備而戰

無線決定剪輯《華東水災籌款之夜》的精華片段以對撼下周一舉行的「亞姐」決賽節目。亞視製作總監招振强不願置評有關對台做法，只稱用善事節目做對撼武器並不應該。

招仔說過往無線甚少以重播節目對撼，或者無線在「忘我大匯演」及「梅艷芳飛越舞台十載情」動用不少人手，故難在短時間內再製作其他節目。不過招仔對當晚準備充份。

他說亞姐是該台重點節目，正如亞視準決賽對正無線「星光閃聚吉隆坡」，收視仍然不受影響。

此外，鄧浩光投訴亞視製作混亂，令藝員常有守候情況，招手上還有兩部片約，十月與劉曉慶合作《漢家女》。

胡慧中首灌唱片

成歌影雙棲女星

胡慧中正在拍中帆影業公司新片《毒網》，與苗僑偉黎漢持等合作。她最近一段時間好像失蹤似的，甚少見記者，胡慧中說自己其實很忙碌，不但去泰國拍戲，還返去台灣灌唱片。

她說自己即將在台灣推出首張個人大碟，新唱片內她特別唱出她的成名作《歡顏》一片的主題曲《橄欖樹》，而且以幻夢的姿態唱出，相信會令觀衆耳目一新。

有人說台灣、香港近年歌壇新人輩出，難道她不怕競爭大嗎？胡慧中挺有信心地說：「不怕的，我不但沒有壓力，反而增强了自己的鬥志。」

胡慧中好開心自己歌影雙綫發展，她謂

梁小冰在無線工作機會多多

內部調動被捕風捉影

無線否認大裁員

早前有報道指無線進行大裁員，給予旗下員工七百個大信封，並且外傳無線對每個部門的開支大縮，公關部的宣傳費每月只得幾萬元，令到節目宣傳上大受影響。

無線助理總經理何定鈞稱，無線內部根本沒有大裁員情況出現，只是內部近日正進行一些運作系統上的調動，增加工作效率，而人手上是沒有任何調動，內部仍須要人手補充，只會有加不能有減。

至於公關部被削減開支，何氏稱這亦與公司進行系統調配有關，是應加則加、應減則減，這樣才可有增工作上的效率。

此外何嘉聯曾指無線《蜀山》一劇，在製作上甚為混亂，何氏稱箇中原因是由於此劇早定了播出日期，因此製作工作十分趕迫，不過大家經協調後，已沒有問題，只是製作部同事比較辛苦，要廿四小時通宵工作。

趙崇文澄清

沒阻止呼籲

最近梁珊跳槽亞視，自稱並非想離開無綫，只是無綫無緣無故給她大信封，與她終止合約，令她莫明其妙。

前夜無綫舊員科助理製作總監趙崇文稱，無舊與舊人不再續約是一件平常事，經常發生，不足為奇，梁珊移民加國，須半年坐一次移民監，公司覺得在工作安排上難以配合還就，因此才終止大家之合約。

此外有指無綫曾向旗下歌星表示，不准出席有關亞視之呼籲賑災活動，趙氏對此表示要澄清，藝員部絕對沒有向任何藝人作出勸喻，或進行遏制止行動。

周海媚齊齊慶祝甘肅外景

盧敏儀九月離港繼續學業

林其欣一「怒」之後婚也不結

變大格性

男友以情為原却來是……

林其欣一直打算於兩三年後嫁人，對工作劍成績之野心並不大，但自接拍《怒劍嘯狂沙》以來，性格上有了大改變，下定決心要幹一點成績出來，連婚亦打算不結了。

而其男友知道她不肯短期內結婚後，十分不愉快，經常與她為這問題吵架，還以為她是在甘肅交了新男朋友才這樣做，為了令男友相信她感情沒變，她曾一度考慮過與男友訂婚，但及後想到根本沒此必要，潮流走，況且已看過葉玉卿脫的照片，覺得一點美感也沒有，並且為對方担心，怕對方如此急進下，會誤人歧途，及引致不少品流複雜的壞人向她打主意。

為求事業更進一步，林其欣謂她雖有野心，但決不會隨，亦不能要男友一世等她，故取消計劃，而男友幾經吵架後，發覺她意志堅決，唯有無奈地順從她，讓她先發展個人事業。

談到近日葉玉卿亦是一脫，但決不會隨

亡命日本漂泊悲情

——談《極道追蹤》

影話

·楊翼·

已有許多電影拍攝中國人在海外的生活情形，感慨良多，許鞍華這部《極道追蹤》，則把背景放在離我們不太遠的東洋，以一對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捲入黑幫追殺，帶出身邊一些華人生活情態，充滿悲酸淒楚沉的感嘆。

片中鍾楚紅是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生活困苦淪為酒吧女郎，因受不了卑狽監護人（一名華人男子）乘機欺侮，做了日本黑道人物石田純一的情婦，情人被黑幫慘殺，她由此惹來追殺，舉目無親，只好投靠在酒吧認識的香港留學生劉德華，成了在異鄉受驚歷險的亡命鴛鴦。

此片據說改編自一位大陸女留學生的真人真事，結尾鍾楚紅飾演的這位女生，被黑幫推落火車鐵軌慘死，到底是自殺抑或被殺，新聞報道稱死因不明。

故事是否真實並不重要，要緊的是許鞍華掌握了這個題材加以構思，却顯示出概括能力，呈現客居東瀛的華人一些境況。

《極道追蹤》是許鞍華較為從俗的影片，片中不乏追殺、搏鬥和一些色情鏡頭，但未至於刻意濫用，比較粗疏的是男女主角的關係和情感，處理未鋼深入細緻，這段在逃亡中發展的悲情，其實尚可發揮。

劉德華與黎明的走勢動得驚人，不無是拜電視台捧人一面倒所賜，勁歌推介都是劉德華捧得最勁，劉德華的新歌一經面世，螢光幕上，無時無刻都推出他拍錄的新歌，歡樂今宵恍似以他做螢幕台柱人的歌手，倒怕不作他人想了。早午晚的新歌介紹，近期以劉德華為最多，跟紅頂白到這個地步，歌手之走紅怎不是一面倒？實力派歌手漸受冷落，必然之理，長江後浪推前浪，力捧新人無可厚非，但，捧得形勢一面倒，那就不是可喜可賀，對實力派歌手欠公平，對觀衆也會好難普遍接受，有過之無不及這種捧人風氣，不宜滋長，有實力的歌手，不容忽視，新人不斷捧出來，也要有賴實力派的支持，歌壇之盛衰，實力派歌手的影響可大可小。

實力派歌手不容忽視

（莎拉）

實力派歌手埋怨電視台跟紅頂白，形成受捧的歌手有了一面倒的趨勢，事實的確如此，不受捧的實力派歌手固然有抱怨，其實，站在觀衆立場，也不時會覺得電視台這種一面倒的捧人法，徒然是叫觀衆感到厭膩，跟紅頂白雖然是圈中正常現象，過份得太利害，自非好受。

此外有指無綫曾向旗下歌星表示，不准出席有關亞視之呼籲賑災活動，趙氏對此制止行動。

影話